

唐昕

掠情邪神

她，便是他今生惟一的「失算」

花季小说丛书

第一辑

唐昕

著

烈火真情之工

掠情邪神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掠情邪神 / 唐昕著. — 西宁: 青海人民出版社,
2003. 2

(花季小说丛书 / 珠雅主编)

ISBN 7 - 225 - 02277 - 6

I. 掠... II. 唐... III. 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181

1974 花季小说丛书 (第一辑)
主编: 珠 雅

责任编辑: 马欧治 凌 云

封面设计: 杨 丹

出版发行: 青海人民出版社 (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)

邮政编码: 810001

电 话: (0971) 6143426 (总编室)

印 刷: 上海铁路局上海印刷厂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64

印 张: 144

字 数: 380 万

次: 2003 年 2 月第 1 版

次: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数: 1 - 2000

号: ISBN 7 - 225 - 02277 - 6 / I · 440

定 价: 216.00 元 (共 48 册)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1

皇城外一片人海，人群将官道挤得水泄不通。

蓦地，城门外传来一阵车马声，百来名官兵涌入城内，排开众百姓，辟出一条路。

人群中有一对母子——

“娘，是什么人要入城，这么大的排场？”男孩约莫七八岁，唇红齿白，生得一副俊样。

“人是六王爷靖王由边关回京。”说话的是个略带忧色的少妇。

半年前刚丧夫，好不容易挣了点钱，带着独子上京投靠亲戚，孰料亲戚已经搬走，而银两亦已告罄，眼下仅剩怀里揣的三个肉包子，尚不知下一顿的着落。

“咱们快走吧！”少妇茫然开口，心中一片凄然。

不料人群一阵推挤，将母子二人分开，少妇一个踉跄跌伏在地上。

下一刻，马队急奔而过，将少妇踢到路边。

“娘——娘——”小男孩奋力奔至少妇身边，眼见娘亲面色惨白，口吐鲜血，不由悲愤地大喊：“谁来救救我娘……官兵欺民啊——”

此时马队为首之官兵头头去而复返，勒马在男孩与少妇身前站定，“大胆贱民，挡了王爷的去路还敢骂官，再要乱喊，休怪本爷将你们送官严办！”语毕，官爷策马而去，留下漫漫尘土飞扬。

“儿……儿啊，别……别喊了，没用的……”少妇勉强低喘了几下，“去……去把包子捡……捡回来吧！”那是他们母子惟一的存粮。

男孩放开娘亲，在尘土中拾起被踩脏的三个包子，再回头时，却见娘亲已经闭眼断气。

包子由男孩子手中骤然掉落。“娘——娘——”他双膝一屈，跪在娘亲身边哀哀哭泣。

围观之人虽不少，却因害怕沾染死者晦气而纷纷走避。

男孩就这么跪在少妇身前，渐渐的，他不再哭泣，只因心死，泪亦枯竭，小小年纪的他深刻体会人世的沧桑。

蓦地，一道暗影遮住男孩面前的光亮，他抬起头，迎上一双精锐的眼。

“起来吧！我已经等你很久了。”老人缓缓开口。等他？

男孩眼里有疑惑，却迟迟没有问出口。

“你肖龙，今年初丧父，家住扬州可对？”老人对他微微一笑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？”男孩十分讶异，却没有不安之感，起码他给了所有人吝于给的笑脸。

这时，男孩才注意到老人虽一头白发，面容却不显老，也未见佝偻，一身灰袍显得道骨仙风。

男孩年纪虽小，却也隐隐感觉此人十分不同。

老人朗笑一声，“早在八年前你出世的那一夜，我便已等候今日的来临。”他对男孩伸出手，“你我有师徒之缘。”平静的声调透着些许威严。

男孩与老人对视一会儿，终于握住老人的手。“师父！”他喊了一声。

虽然两人才初相见，男孩却已对老人有一种莫名的信任。是缘分吧！

“走吧！先将你爹娘安葬。”他指了下地上的包

袱。

男孩一怔，心头更加敬佩老人，因为包袱之中确实收藏了他爹的骨灰坛子。

就这样，男孩随着老人来到了祁连山下。

“此处清溪弯如龙，土岗势如虎，是一块风水宝地，将祖先葬在此地，后人才智兼备、大富大贵。”老人看了男孩一眼，“就将你父母的坟落在此地吧！”

“可以吗？”男孩有些不置信。

“难道你不愿将来高官厚禄，一生富贵？”

男孩摇摇头。“我只想为我娘报仇！”俊眉底下的双眼充满了恨意。

“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，单靠风脉地气是改变不了人的命运哪！”老人淡淡地道，语气虽温和，眼里却不带一丝感情。

“只要有心绝没有成不了的事！”

稚嫩的容颜上有一抹冷凝的笃定，不似一个小孩儿。

老人眸光诡异地闪了闪，“这世间万物各有其命，迟早有一天你会明白这个道理。”

男孩不明白老人所言之意，只得将这一席话牢

牢记下，盼有朝一日能明白。

“既然已拜我为师，那么就必须跟从我姓，忘却以往，一切由今日开始。”

男孩沉吟一会儿，终于点点头。



老人观其面相，发觉男孩这一个月来改变了不少，原本清俊的脸上已悄悄染上一股似邪非邪之气。

想来是这孩儿跟了自己之后，在不知不觉中沾染了他的脾性。

“江湖上人称我为天魔上人，皆道我行事亦正亦邪，算不上好人，你可后悔跟了我？”老人似笑非笑地问，眼底有一抹计量的神色。

“既已决心跟随师父，又何须在意旁人眼光？好人又如何？在我看来不过是戴了道德的面具惺惺作态，怎能和师父的至情至性相比？”自丧父以来，这一路上京投亲的路途已令他尝尽了人情冷暖，原本赤诚的纯良之心对一切有了不同的看法。

这一番话却恰恰投了老人所好。“想不到你小小年纪居然和我一样邪得可以，那么为师就为你起个

名，叫邪吧！希望你从此以后如我一般，永远教人捉摸不定，纵横于天下！”话甫落，老人纵声长笑，笑声传遍了整个山林，久久不散！



“皇上，你记得一年前与臣的约定吗？”

“你指的是皇儿与莹姬下棋的那一次？”

“是，皇上输给了臣。”幽深的黑眸波澜不兴，没有半分一般臣子面君时的畏缩与奉迎。

片刻，皇上朗笑了起来，“愿赌服输，即使为君者也不例外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”

“臣希望皇上答应将莹姬郡主许配予臣！”他无畏地表示。

皇上猛然站了起来。“大胆！郡主乃昊儿的太子妃，你——”话未说完，皇上蓦地打住，神情转为颓然。

“求皇上成全！”

“你早算到昊儿不会回来了，对不对？”

“皇上，早在太子进宫那年，师父便已对臣下说过，除非太子这辈子不对女人动真情，一旦动情，

这辈子便注定当不成皇帝。”这番话师父只对他一人说过。

皇上叹了口气，整个人仿佛在一瞬间苍老许多。

“人各有命，虽然太子不回宫，但臣已算出将来太子会有二子，一个是文状元，一个是武状元，届时朝廷可好好重用。”

“真的？”皇上一扫心中阴霾，龙颜大悦。

黑阎邪但笑不语，俊颜上是一贯的莫测高深。

皇上深知他神机妙算，内心稍稍安慰不少。

“按照朝律，莹姬被皇太子所弃，当送到永业庵出家为尼，但朕认为莹姬才貌出众，出家未免可惜，况且靖王爷只得此独生爱女，于情于理朕也不愿莹姬削发为尼。”皇上沉吟半晌，又道：“国师难道不嫌弃郡主是皇太子所弃的女人？”虽然国师在他身旁多年，但是他一点也猜不透他的心意。

“臣并不在意郡主曾与皇太子婚配。”

“好！难得国师有此胸襟气魄，那么朕便答应将郡主许配予你。”

“谢主隆恩！”邪魅的俊颜勾起一抹若有所思的诡笑。



“郡主，郡主，王爷请你到花厅去。”

丫鬟巧儿一路叫着跑过来，打断了满室琴音。

“爹找我有何事？”莹姬回头，倾城的绝色容颜上透着淡淡轻愁。

太子弃她而去，她并未生怨，相反的，她替明月姑娘感到庆幸，内心十分欣羡明月觅得一份真爱。

什么时候她才能得到这样的感情？只怕今生要长伴青灯木鱼，不会有这种福分了！

“巧儿不知。”对这个主子，她十分心疼，尤其这些日子以来她抑郁难解，她更是忧心不已。

莹姬叹了口气，“只怕是宫里传了消息，要送我到永业庵出家为尼了吧！”

“不，郡主，不会的，皇上那么疼你，一定不会舍得让你出家的。”巧儿在一旁安慰着。

“朝廷律法就是这么订的，岂会为了我而破例。”

“郡主，你别多想——”

她的话未说完，莹姬已经轻轻巧巧地走向房门口。

“等等我啊——郡主——”巧儿追了出去。

不一会儿工夫，主仆两人已来到花厅。

“爹找女儿来有什么事呢？”

福晋率先开口：“宫里来了好消息呢！”

“是呀，我原本担心皇上要你出家，可是方才来了一道圣旨，皇上已经决定将你许配给钦天监，也就是国师黑阎邪。”靖王爷满脸喜色。

是他！

莹姬脑中浮现一张似笑非笑的邪美俊颜，小脸无端地红了起来。

“他可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，虽非皇亲国戚，但满腹经纶、武功高强，与你甚为匹配。”

“亏得皇上这么疼你，找了这么个好人选，免了你落发为尼。”福晋安慰地道，总算放下了心中的大石。

“可是女儿不能答应！”莹姬轻轻地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六王爷与福晋齐声问道，同感愕然。
莫非女儿忘不了太子？！

“一女不嫁二夫。”

“可是你和太子还未拜过堂呀！”靖王爷回道。

“难道你认为国师配不上你？”福晋又问。

“不，女儿要的是一个真正有才能的人，如果他
想娶我为妻，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？别忘了这是皇上特别开恩才免你出
家为尼，你可别恃宠而骄啊！”靖王爷担心地提醒。

自小他就特别宠这个女儿，所幸她并未因此而
骄矜，但却十分有主见，凡事追求完美且公平。这
一点有时总令他十分地头疼。

“女儿的条件不高，只要求皇上让女儿与国师对
弈，只要他能胜过女儿，女儿就嫁他为妻，否则女
儿宁愿出家为尼。”

这——成吗？

女儿的棋艺连太子也甘拜下风，国师会赢吗？

而皇上又会答应这种几近荒唐的要求吗？

见女儿固执的神情，六王爷与福晋心底开始发
凉。



很快的，国师与莹姬郡主以棋求亲的消息传遍
了京城，人人莫不关注这一场精彩的比试。

莹姬郡主的棋艺在京师是出了名的，从未落败，而钦天监黑阎邪素来神机妙算、铁口直断，有再世诸葛之称，在宫外人人尊称他为邪神。

如今他敢与郡主过招，莫非是算出自己在必胜的把握？街头巷尾，人们皆议论纷纷——

两人对弈的地点在宫外的“菩提寺”，一时间寺内寺外挤满了围观的百姓。

四周人声鼎沸，但大殿之上反倒静寂一片。

皇上首先打破死寂，问了句：“国师可有把握？”

“莹姬郡主所摆的‘珍珑’深奥巧妙至极，臣必当全力以赴，不负圣恩！”邪魅的俊颜上没有一丝情绪起伏，教人猜不透他心中有何想法。

“喂，什么叫‘珍珑’？”人群之中有人这么问。

“哼，珍珑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还敢来观棋艺比试？”一个书生模样的年轻男子轻蔑地回道。

那人被一阵抢白之后，脸上顿时赭红，“听说莹姬郡主国色天香，我……我是来瞧瞧传言是真还是假。”

那书生听完脸上同样升起一抹痴慕，“这一点我倒与兄台一样。”两人的视线全落在莹姬倾国倾城的

绝色容颜上。这样的美人一生难得见上一回，他们今天要瞧个够才算对得起自己，相信在场无论是男是女都会有同感！

“你们俩说了半天，到底什么叫‘珍珑’？”旁人忍不住又问。

书生目光虽未有片刻离开郡主身上，但嘴里仍是回道：“‘珍珑’是围棋的难题，那是由其中一个人故意摆出来的棋局，并非两人对弈出的局势，因此或生或劫往往极难推算，倘若天资有限，纵棋力不弱，却也多半解不开棋局。”

“这么说来是郡主故意刁难人啰？”

“我看未必！郡主无论才智品貌皆属上上之选，倘若连她所布之棋局也破解不了，怎能教她嫁得心服！”此话一出，众人连声称是。

黑阎邪在一阵沉思之后，俊颜漾起一抹极淡的笑意。“郡主这一局棋劫中有劫，既有共活又有长生，虽是极难，却也不是无解。”

莹姬微微一笑，漆黑的大眼宝光流转，煞是动人，“这棋局费了我两年心血才布成，连我也找不出破解之法，深盼国师指点。”不知怎地，那笑颜竟令

她心弦悸动。

黑阎邪薄唇勾起一抹笑。“很简单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！”话声甫落，他拿起一枚黑子置于被白子包围之处，令原本尚有生机的黑子全军覆没。

莹姬一惊，他这是什么奇怪的棋法，当真闻所未闻，自断活路。

岂知走了几步之后，局面顿时开朗，莹姬思索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，短短的十来颗棋竟花去了一天的时间。

此时日已西斜，菩提寺内传来一阵晚钟之声。

黑阎邪凝思半晌，将黑子落在“平”位二八路上。

他此子一落，莹姬缓缓地抬起头，放下了手中的白子，“国师棋艺之高已臻化境，破了这个‘珍珑’；莹姬输得心服口服。”话毕，绝美的容颜泛起微微的羞怯，言下之意是已应允了嫁他为妻。

一旁的靖王爷与福晋久悬的心这才放了下来。

皇上龙颜大悦，开了金口：“国师与莹姬郡主接旨。”

两人旋即跪在大殿之上。

殿外斜阳晚照，满室金光，映得菩萨宝相庄严，天子威仪自生，围观的百姓仰望天颜，一片鸦雀无声。

“朕命你们在三日后完婚。”徐缓的语气包含了欣喜之意，他不得不承认眼下这两人堪称绝配。

“臣遵旨，谢万岁、万万岁！”

众百姓一片欢呼。

莹姬不由别过头，却不期然地对上黑阎邪幽邃的眸光，芳心猛地一悸，立时收回目光，俏脸一片绯红。

莹姬的娇态尽数落入黑阎邪眼里，但他却不动声色，面无表情地回过头，心思飘向许久之之前，幽深的黑眸在不知不觉间覆上了一层寒冰。



洞房花烛夜，莹姬一身凤冠霞帔，坐在床畔等候她的夫君回房。

当“夫君”这二字闪过她脑海时，她只觉脸上一热，心口直跳个不停。

以往面对皇太子时，她只觉太子英气逼人，却